

一纸灵魂的处方,一曲生命的悲歌

——再读《红处方》

孙璐璐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70)

摘要:女作家毕淑敏在创作中始终关注着女性及其生存状况,《红处方》亦是如此,它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毕淑敏的女权主义开山之作,事实并非如此。在《红处方》中,强大的女性话语场背后透露出的是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但与之对应的是作者向读者进行着更为深切的生命体验展示及发自灵魂深处的人性拷问,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开了一纸灵魂的处方,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是理解《红处方》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女性话语场;人格意识;女性意识缺失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17(2008)01-0092-03

从军魂颂歌到女性悲歌,当代女作家毕淑敏一直用“血”书写着她对人性的深度思考,其作品尽显强烈的生命意识。近些年她又进一步开拓了女性世界的写作,试图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女性视角探求现实中的当代中国女性的生活境遇,作家在继续深度思考人生存状况的同时更增添了几许女性关怀。《红处方》所关注的就是市场经济中人所具有的生命意识与女性主体意识。杨春时认为“悲剧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具有自己的原型,即原始的生命范畴。”^[1]原始人类为了祈求和感谢神的保佑,必须以自己的亲人或部族酋长或部落中最美的女子,作为祭品奉献给神灵,以示感恩。这种牺牲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代表着一个鲜活生命的消逝,但同时又是必要而光荣的,因为那是为部族繁衍与安居而作的牺牲,是一种生存的必须。作品中主人公简方宁就是这样一位被送上科学祭坛的女子,在她看来:“也许我们的生命都牺牲了,天上也没有甘霖降下,但科学家就是这样,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献身。”她抱着献身的心态,怀着“祭品”的自我认知,投入到自己忠爱的、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戒毒工作中,其背后隐藏的是为生命存在的自主性而斗争,她并非仅仅是一个女强人,更是为自己的理想敢于牺牲的强者,她走上了向男权社会挑战的祭坛,最终因病人报复意外染毒而选择了自杀。她的自杀行为似乎反映了她斗争的失败,实则不然,她赢得的是女性生存的尊严与生命选择的自主性,或者说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简方宁失败了,失去了生命,但自杀并非是她无路可退的无奈之举,尽管这其中充满着悲剧色彩,但生命的失去却换来人性尊

严,其中体现了强烈的向上的生命感,可以说《红处方》是毕淑敏关注女性生活的典范尝试,简方宁是当代文学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成功女性形象之一。

一、强化了的女性话语场

《红处方》中毕淑敏构建了一个女性世界——一个女性持有绝对话语权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形成首先是通过同性之爱实现的。作品呈现了以医学界秦斗景天星为后盾,戒毒医生简方宁为话语者,作家沈若鱼为拥护者的三维一体的女性话语场,这个话语场是固不可摧的:女性在历史话语场中不再“失声”,不再“缺席”,始终是“在场”的女人,女性不再是社会中边缘者,她们甚至超越男性占据了丧失已久的主体性地位。“红处方”是用来“专门开毒麻限剧药品的”,它是医疗界的杀手,然而拥有处方权的是一名女性——戒毒医院的院长简方宁,在中国文学史上,由女性掌握生死大权是屈指可数的。这种人物的设置与命运安排本身反映了女作家毕淑敏写作中对女性的肯定与重视。简方宁不是一般意义上女强人的角色,更是作者毕淑敏反抗男权社会试图建立一种女性话语场的话语权的持有者。但这个持有者并不孤立、冷面。相反,在这个以女人为轴心的世界中,简方宁是一面旗帜,具有无尽的魅力。她治学严谨令几十岁的老权威看重她,令医生们敬佩她,令好朋友“士为知己者死”地支持她,令病人们信任她,甚至是崇拜她。简方宁是毒品黑暗世界中的光明,尽管有的病人近似变态的报复令读者为简方宁的死去而伤感,但不可否认,她的高尚征服了她周围的人。作者

试图将她神化,来强调女性的独立,同时自杀这一情节的设定所代表的并不是女性话语权的丧失,相反是在高扬人性自觉,展现社会现实对女性的压迫。

同时,构成这一女性世界的配角的是一群男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男性的形象多是高大的,他们是女性的庇护者和领导者,但在《红处方》中却完全不同,这个女性世界中,有两类男人:一种是性格猥琐、病态的,如灵魂变态的亡命徒张大光膀子;唯利是图出卖祖传秘方的秦炳;无所作为与保姆通奸的潘岗……他们不再是社会话语权持有者,走下父权的神坛,他们的人生是病态的。另一种则是性格刚毅,心理健康的,如:刚走上戒毒事业的医学博士蔡冠雄,为戒毒事业贡献一生的滕大爷,支持妻子事业的沈若鱼“先生”……他们的人格是完整的,作者并没有将他们神圣化,他们臣服于简方宁的人格魅力与女性尊严。《红处方》给读者呈现了一个以男性为配角,以女性为核心的女性话语场,向读者展示了女性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但同时不可否认毕淑敏让“男性屈从于女性”的性别认知是有待商榷的。

二、独立的人格意识与缺失的女性意识

“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能够自觉的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求和价值。^[2]就这一种说法而言,简方宁是一个具有清醒人格意识的人,但同时她对自己缺乏完整女性认知、女性自觉。作者未将人与女人完好的统一,在对其强化人格意识同时,忽视了女性自我认知的刻画。

简方宁有着极强的独立人格意识,即便是面临戒毒病人疯狂的报复而染毒,是否切除蓝斑,摆脱毒瘾的生存选择时,她依然是自主者,她认为“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活着的,我只是为了我自己。”这样的自我认知,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其人格是完满的。但作家没有正视人生、人性尤其是女性特点,即作家在高扬女性人性自觉时忽视了对女性自身性别特征的分析。比如,简方宁对婚姻的态度与现实生活中女性不大一样,可以说其缺乏应有的女性情感体验与期盼,为了能得到上大学的机会,她盲目的与自己不爱的潘岗结合,婚后又忽视了对爱情的更新,以至被保姆破坏婚姻。同时,在家庭濒临破裂的时候近乎仍不在意式的忙于自己的事业,可以说在爱情婚姻上,

其女性意识是残缺的。当然,简方宁选择死亡这一事实可以见出,女性于社会立足成为独立自足者的现实困难与历史语境中的失败,使得小女人在反抗大社会中失败成为一种必然。不可否认毕淑敏观察女性的视角是敏锐的,她呼唤女性自主,希望女性成为女强人,但从某种程度讲,这种女人忽视了女性所固有的特点,把女人和人等同起来。女性不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争夺话语权的目标并不应该是颠覆男权话语再建一个超越男性的女权话语,而是应该回到女性自身实现男性、女性的互补,最终实现家庭与社会的和谐。所以在追求女性权利的同时,毕淑敏并未注意到女性对自我性别身份的建构,进而使得人物形象不够丰满。

三、深刻的生命意识

女性自觉是五四以来诸多作家关注的问题之一,他们通过创作呼吁女人们意识到生而为“人”的价值,从而走出家庭、在社会中寻找自我角色,以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大多数作家却忽略了女人生而为人的同时应该学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毕淑敏也忽略了女性固有特点,但她却敏锐地洞察了女性作为人所具有的深刻的生命体验。在这一层面上,毕淑敏对生命意识的关注是对女性意识超越的结果,这是毕淑敏超越于其他作家之处。

“好作家来自医生——鲁迅、郭沫若、契诃夫等多是现代的,余华、渡边俊一等是当代的”^[3]作为一名医生,救治病人的肉体是毕淑敏的职责,然而身为一名作家,毕淑敏将手术刀直指人的灵魂。从《昆仑殇》到《预约死亡》,从《血玲珑》到《生生不已》,红色、死亡、鲜血、牺牲……充斥着毕淑敏的创作,毕淑敏从未停止过对生命存在的思考。死亡是每一个生命必须面对的生存事实,死亡是生命的重要内涵,对于它的不同理解和领会决定了人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而死亡是毕淑敏进行生命意志思考的核心命题。“死亡我确实特别关注,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对精神领域的一个如此重要的领域,不去考虑它,不去说它,不是一个现实的态度……死亡其实是一切的本质”^[4]作品中集中表现在吸毒者与简方宁对待毒品、死亡等的不同态度。

吸毒,是一种社会现实,作品通过沈若鱼的眼睛让读者间接地了解了吸毒的原因、症状、危害、戒毒的困难……这其中包含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与人文关怀,但作者力图展现的则是当代人精神上的问题:生命已空虚,精神已死亡。吸毒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无理的幸福”,可以说人在毒品面前的苍白无力,本质在于人对

生命意义的淡泊认识。吸毒者庄羽认为:“我不偷不抢,醉生梦死,多么舒服!命是我自己的,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救了我,你就有罪,你让我看见了正常人的生活,我回不到那里,你说我不恨你恨谁?”在她临死的“宣言”中可透见当代人的生命观念。其中蕴含了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有人性的残酷,有死亡的恐惧,有对常人生活的嫉羨,更有对毒品的幻想,唯独不见的是丝毫对生命的珍爱,在这种虚无的反抗中充满了丑恶与残忍,充满了对生命的漠视与变态的报复。在现代社会中,毒品的流行是扭曲的灵魂寻找不到慰藉的体现,它反映了当代人生命感的缺失。与吸毒者无视生命相反,简方宁作为一个戒毒医生,她尊重并热爱生命,对于病人对于自身均如此,她谨慎地对待治疗,真诚地想要病人戒毒成功,可以说她是尊重生命的典范,然而她选择了自杀,从表面上看这是在亵渎生命,其实,这背后深藏的是对生命深层次的尊重。她被害染上毒瘾后,她本有办法保住自己的生命,继续自己的戒毒事业,但她不要做一个没有欢笑、痛苦之感的工作机器,她想保持一种作为人的感觉上的完整,可以说这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尊重,或者说,简方宁失去了生命,但

却换回了对生命的肯定,对人生存感的肯定。以吸毒者在空虚的幻灭感中用毒品麻痹自己的生活与以简方宁为代表珍视生命,尊重人性完整性,意外染毒瘾选择死亡对比,两种人根本区别在于对待死亡近而对待生命的深层次命题,其现实指向无疑意义重大,它指引我们正视生命,尊重并爱惜生命。

总体而言,《红处方》是毕淑敏笔下女性意识突出之作,在强化了的女性话语场中塑造了简方宁这一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光辉女性形象。尽管其对女性作为两性一方的自身生命特征塑造上存在缺陷,但作品的意义更在于,未停留在一味的日常生活琐事的叙述中,而是对深刻的生命感进行了超越,从而赋予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杨春时. 美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196.
- [2] 祖嘉合. 试论女性的主体意识[J]. 妇女研究丛论, 1999(2): 19.
- [3] 孙立峰. 开红处方的毕淑敏[J]. 中国新时代, 1999(3): 40-42.
- [4] 吴菲. 毕淑敏访谈录: 最好的作品还在我心中[N]. 广州日报, 2000-04-05.

A recipe for soul, a sad melody of life

— Rereading Red Recipe

SUN Lu-lu

(College of Humaniti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Female writer Bi Shumin always pays attention to female and their survival situation. Red Recipe is in the same way, it is regarded as the first works of Bi Shumin's feminism, which is not the case. In Red Recipe, strong female discourse field reveals the lack of female awareness, correspondingly, writer displays more deep-felt life taste and human nature torture in depth of soul, prescribes a psychical recipe for true-life people, has deep and wide social significance. Knowing this fac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Red Recipe.

Key words: female discourse field; personality awareness; lack of female awareness